

間接權力理論與《三國演義》中的權謀描寫

周潞鷺*

摘要：《三國演義》的權謀描寫影響深遠，已有研究對這種影響的評價趨於兩極：或盛讚其為智慧結晶，或痛斥其危害人心。本文引入間接權力理論來重思這部小說的權謀描寫。地位、資源、專長和自信組成的實力是直接權力，而缺乏實力又想影響他人時被迫進行的欺騙性操控——權謀則是間接權力。實力才是直接權力，它更能決定人生、左右命運；間接權力基本上只能取得短期效益，且後患無窮。採用此理論取徑可照亮已有研究的盲點：盛讚者未看到間接權力的缺點，批判者又只是站在道德高地發洩義憤，二者都高估了權謀的實用價值。本文主張，《三國演義》的權謀描寫並非單純渲染權謀的效力，而是同時不忘書寫權謀的局限和隱憂，以全局觀的視野寫出了權謀的複雜性。

關鍵詞：《三國演義》； 權謀； 間接權力； 直接權力

一. 前言

權謀，多變之計謀也。眾所周知，權謀是小說《三國演義》（以下簡稱《三國》）的核心情節。¹ 這部小說塑造的衆多人物奇謀百出，多年以來，影響深遠。然而，對這種影響的評價卻趨於兩極。讚揚者盛讚《三國》中的計謀描寫對後代以及當今的軍事、商界甚至體壇都具有深刻影響和借鑒作用，是這部小說「代代相傳、久盛不衰的藝術魅力」；² 或說這部小說「體現了作者崇智、尊才的主題思想，因而可以給讀者提供大量

* 周潞鷺，香港教育大學 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1. 本文研究一般意義上的《三國演義》小說中的權謀描寫。毛本比嘉靖本流傳更廣、影響更深遠，故本文引用的小說字句採用以毛本為基礎而稍加修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它的修訂是在不損傷毛本的故事原貌的大前提下稍微進行了點滴文字修補。其修補主要有三種：一是改正個別字詞，如把第八十一回「損將星於鬥牛」的「損」字改正為「殞」；二是修改句讀，如將第三十三回袁紹所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改為「吾南據河（黃河），北阻燕、代……」；三是根據正史修改事實性錯誤，如第七回嘉靖本、毛本均作「桓階」，但《三國志·魏書》和其他史籍都作「桓階」，因此，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正史修改為「桓階」。以此觀之，本文選用的這個版本對毛本的修改僅限在語言文字的表達和歷史事實的呈現上更加嚴謹，沒有改變毛本的整體形式與思想，從而也沒有影響其中的權謀描寫。所以本文引用的小說字句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見羅貫中：《三國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2. 呂建華：〈談三國演義計謀描寫的藝術成就〉，《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1989年），頁115。

的知識、智慧和力量」；³ 周先慎也在《明清小說》一書中總結道：「《三國演義》寫戰爭重謀略，突出了鬥智的一面，因而這是一本使人增長智慧的書」。⁴ 但批判者如周汝昌說自己從小就不喜歡《三國》，因為「完全是勾心鬥角，處處是機詐」；⁵ 黃鈞哀歎小說的主題居然是邪惡戰勝了正義、權詐戰勝了道德，「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倫理關係不得不讓位於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市儈原則」；⁶ 劉再復更特意出版專書來狠批《三國》和《水滸傳》，說這兩部名著是危害中國世道人心最大、最廣泛的文學作品，其中《三國》以權術為第一主角，「把中國原形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誠的精神，破壞到極端的地步」。⁷

這兩派觀點看似對立，實際上都高估了《三國》權謀的實用價值，只不過一個以為讀者學習了這些權謀會變得更聰明，另一個擔心這種聰明用在非正義的場合會異化成卑鄙和詭詐。本文主張，權謀的實用價值遠遠不如這些學者強調的那樣強大，它在本質上往往相當虛弱，《三國》這部小說也沒有一味鼓吹權謀的威力，而是在倚重權謀描寫之餘亦書寫了權謀的隱憂，全面地表達了對權謀的深刻認識。換言之，並不是《三國》渲染權謀，而是前人學者片面地解讀了小說複雜的權謀描寫。為了說明這一論點，我將引入「間接權力」理論。什麼是「間接權力」？顧名思義，它的反義詞是「直接權力」。「直接權力」就是實力，一般由地位、資源、專長和自信組成；「間接權力」則是在缺乏實力又想對他人施加影響時被迫採取的欺騙性操控，也就是權謀。已有研究都高估權謀的威力，但本文將指出的是，「間接權力」雖然有短期效力，但不僅在道德上落了下乘，還往往不如「直接權力」那麼安全、可靠和持久，甚至會給使用者帶來許多隱憂，比如削弱自信和安全感。《三國》雖強調了權謀的效用，但亦未放棄表現權謀的缺點，若用「間接權力」理論去觀照，其權謀描寫是複雜、多層次而深刻的，既談不上增長智慧，也不至於危害人心，這部小說用全局觀指出，權謀既可能是人生的資產，亦更可能是負債。

一個很明顯的質疑《三國》小說中權謀的效力的理由是，它們大多不見於陳壽的《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魚豢的《魏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史書的記載，大多出於虛構。⁸ 李慶西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除却刻畫人物的細節筆墨，小說最大的虛

3. 楊茂盛：〈三國演義是一部崇智尊才的小說〉，《求是學刊》第6期（1989年），頁70。

4. 周先慎：《明清小說（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50。

5. 周汝昌：《周汝昌評說四大名著》（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8。

6. 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歷史悲劇——從魏蜀矛盾看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載陳其欣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47。

7. 劉再復：《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頁162。

8. 比如，小說最花心思、最精彩也最具藝術魅力的情節毫無疑問是赤壁之戰，小說用了至少七章來鋪陳這一關鍵情節。然而，《三國志》、《資治通鑒》對赤壁之戰的描述却相當簡略，沒有蔣幹盜書、草船借箭、苦肉計、連環計等小說中極力渲染的權謀描寫。在這兩部史書的記載中，曹軍染病和被火攻是他們敗北的主要原因，而並非因為小說中提到的一連串權謀。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262-1263頁；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092-2093頁。再如，小說最傾心塑造的人

構成分是智謀活動情節」。⁹ 最令人驚訝的是，小說最花心思刻畫的智計百出的諸葛亮，竟被《三國志》評價為不善用謀：「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¹⁰ 史書和小說在權謀描寫上有較大分歧，已經提醒我們不能低估《三國》權謀的虛構性。¹¹ 不過，正如美國學者海頓·懷特（Hayden White）所提出的歷史文本具有虛構性，「歷史學家把歷史記錄組織成讀者可以識別出來的不同種類的事情」，¹² 所以，《三國志》、《資治通鑑》等史書不應被視為「真確」、「客觀」的史實本身。比如，唐朝房玄齡等人修撰的《晉書》便懷疑，陳壽之所以在《三國志》中對諸葛亮的謀略水準評價較低，是因為諸葛亮曾對陳壽的父親施以髡刑。¹³ 不過，質疑者可能要說，即便歷史上沒有小說寫的花樣百出的權謀，也不代表權謀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不可行。所以，為了看清小說中眾多權謀的隱憂，本文並非僅限於指出它們大多不見於史書記載、是虛構的，而將引入「間接權力」理論，從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用價值之角度解構權謀的迷思。

二. 作為「間接權力」的權謀

西方學者把權謀定義為操控（manipulation）：「利用不誠實的方式控制某人或某事，讓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做你想要他人去做的事情，從而是一種「間接權力」（indirect power）」。¹⁴ 這種定義為權謀安排了兩個反義詞：誠實和「直接權力」。

第一，與誠實相反，「操控偷偷摸摸、鬼鬼祟祟」。¹⁵ 在這一點上，劉再復的觀點

物形象是神機妙算的諸葛亮，他設計的一系列奇謀如火燒博望坡、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借東風、八陣圖困陸遜、奇襲陳倉、空城計、火燒上方谷等幾乎是算無遺策，但這些權謀有時是小說把別人的計策算入諸葛亮的戰績，更多的時候是無中生有。其中，火燒博望坡在《三國志·蜀志·先主傳》中是劉備的計策，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76頁。草船借箭在魏朝郎中魚豢私撰的《魏略》中乃孫權的計策，《魏略》雖已亡佚，但裴松之為《三國志》做注中有引用說是孫權設計。見陳壽著、裴松之注：《裴松之注三國志（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40頁。

9. 李慶西：《老讀三國》（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91頁。

10.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30頁。

11. 小說中某些權謀的確來自史書，如小說在第二十六回寫曹操以輜重誘敵而大破袁紹軍隊，這招誘敵計在《三國志》中亦有記載，但呂思勉曾質疑《三國志》記載的權謀大多靠不住，他在討論曹操以誘敵計斬文良後仍然不夠自信去打破袁紹時，提到了荀彧寫給曹操的一封鼓勵信時指出「《三國志》上所說的兵謀，大都是靠不住的。這大約因軍機秘密局外人不得而知，事後揣測，多系附會之談，而做歷史的人所聽見的，也不過是這一類的話之故」。呂思勉：《三國史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頁。

12. 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載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64。

13. 《晉書·列傳第五十二》中的第一篇〈陳壽〉提到：「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見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137-2138。

14. Irene H. Frieze, Jacquelynne E. Parsons, Paula B. Johnson, Diane N. Ruble and Gail L. Zellman. *Women and Sex Rol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Norton, 1978, p.308.

15. Irene H. Frieze, Jacquelynne E. Parsons, Paula B. Johnson, Diane N. Ruble and Gail L. Zellman. *Women and Sex*

與「間接權力」理論不謀而合，他亦主張「把權術視為至誠的對立項，十分準確，權術的主要特點正是沒有真誠，只有機變手段」。¹⁶ 可見，中西方論者都認為權謀扼殺了誠實，但是，如果批評僅僅停留在這個層次，便成為單純發泄義憤、佔領道德高地的道德批判，沒有真正的說服力，無助於全面認識權謀的本質，畢竟，道德卑劣之物，未必沒有實用價值。

第二，「間接權力」理論真正的強項在於進一步戳穿權謀威力大的神話，提出權謀是一種「間接權力」，它的對立項除了道德意義上的誠實，還有實用意義上的「直接權力」（direct power）。「直接權力」就是實力，它包括地位、資源、專長、自信等實打實的力量。¹⁷ 「直接權力」，也是實力，在約瑟夫·奈爾（Joseph Nye）另一套對國家權力的分類理論中，相當於「硬實力」（har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的結合。¹⁸ 比如，諸葛亮氣死了周瑜，如果他什麼也不用做，東吳諸人也不怪他、不報仇、不破壞孫劉聯盟，那麼，諸葛亮就對他們有「直接權力」；如果諸葛亮必須通過表演大哭一場，進行欺騙，魯肅和東吳諸人才原諒了他，那麼，諸葛亮便是通過權謀獲得了「間接權力」。實際上，「直接權力」比「間接權力」更能提升地位，獲得更多自由。諸葛亮及劉備集團如果真正厲害——兵多糧廣、疆域廣大，也就是地位高、資源豐富，就可以不做戲、不騙人也能維持孫劉聯盟，甚至讓對方反過來巴結自己。

也許有人要說，諸葛亮能通過大哭一場讓魯肅等人消氣，便是權謀的厲害之處。一場表演就換來兩國平安，豈不美哉？這是一個認識誤區。「直接權力」才是真正強大的標誌，無論性別、階級、種族、國籍等差異，人們在有所選擇的情況下，均傾向於使用「直接權力」，只有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訴諸「間接權力」。¹⁹ 諸葛亮哭周瑜時，如果劉備集團實力強盛，還需要去東吳做一場勞心勞力、稍微演得不好就可能喪命的戲嗎？因為劉備集團缺少實力，諸葛亮才轉而用謀。小說沒有描寫諸葛亮的心理活動，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在表演完畢之後汗流浹背、大舒一口氣，因為不直接寫心理是絕大多數中國古典小說的特點，通過動作、語言描寫可以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不難想像，諸葛

Rol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308.

16. 劉再復：《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頁103。

17. Irene H. Frieze, Jacquelynne E. Parsons, Paula B. Johnson, Diane N. Ruble and Gail L. Zellman. *Women and Sex Rol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304-308.

18. 根據奈爾的理論，「硬實力」是一國之經濟、軍事力量，「軟實力」則是吸引力，指的是意識形態、民意、文化（包括傳統文化和流行文化）等方面的成就魅力。比如韓劇的全球流行這種「軟實力」等讓韓國這個本來在「硬實力」方面並不強大的國家提升了國際地位。而「間接權力」指的是偷偷摸摸的操控，既不是「軟實力」也不是「硬實力」，要知道，即使是「軟實力」也並不是鬼祟的算計，而是光明正大被人們所喜愛和認可。所以，「間接權力」不能被歸為奈爾理論中任何一種權力類型，更妥善的方法是把奈爾的兩種權力都看成是「直接權力」。Nye, Joseph S.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990): 153-171.

19. Janice M. Steil, and Jennifer L. Hillman. "The Perceived Value of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Strategies: A 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7.4 (1993): 457-462.

亮演技再好，也是火中取栗，內心不可能波瀾不驚。況且，諸葛亮取得的只是短期勝利，東吳諸人只是暫時被矇騙，後來也撕破臉來奪了荊州、殺了關羽。所以，我們不僅可以從道義上看穿諸葛亮假哭之虛偽，也可以從實用價值上認識到即使他表演精湛，也只能取得短期效果，不能改變劉備集團實力最弱的地位。由此觀之，諸葛亮哭周瑜，既不誠實（在道德上落了下乘），又只能達成短期目標（長遠來說並不可靠，甚至招致反彈和報復），還值得稱頌嗎？

不過，《三國》並不缺乏對直接權力的描寫和肯定，只不過因為它們的可看性不如權謀，常常被忽略。下一節將詳述小說是如何以直接權力為暗綫來安排人、事的命運。

三. 《三國》實力：「直接權力」定天下

黃鈞認為《三國》小說表現了一個悲劇的主題，因為「對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義，而是邪惡；不是道德，而是權詐」。²⁰ 但按照以上的權力關係分析法，對任何時代的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權謀，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實力。比如，對這部小說呈現的歷史故事來說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最後統一天下的是承魏之晉，而不是蜀、吳？《三國》是大體上遵循歷史的小說，歷史雖然不排除偶然性，但在大多數時間中由實力決定，特別是在三國時期，統一天下的更可能、也最終的確是綜合實力最強的北方。

北方的綜合實力可以從版圖、人口、經濟等多方面的組合來理解。從版圖來說，在大部分時間內，曹魏政權的國土面積最大，「有州十三」、「郡國九十有一」，東吳次之，「有州五」、「郡國四十有三」，蜀漢最小，「有州三」、「郡國二十有二」；²¹ 在人口數量上，曹魏的人口也遠大於蜀漢、東吳兩國，如在公元263年，曹魏滅蜀漢時，曹魏總人口是四百四十三萬，而蜀漢人口只有九十四萬，在公元280年，東吳被滅時人口總數是二百三十萬；²² 從經濟來看，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是中國經濟重心，雖然從黃巾起義到三國鼎立的這段時間內經歷了連年戰亂，自曹操統一北方之後，推行屯田，重視經濟生產，到曹魏末年成效明顯，《晉書》中記錄「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

20. 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歷史悲劇——從魏蜀矛盾看〈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載陳其欣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47。

21. 童世亨：《歷代疆域形勢一覽圖（附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頁11。

22. 關於蜀吳的人口數量，《三國演義》小說沿用《三國志》記敘，未見刪改。見羅貫中：《三國演義》，頁967、989；亦見陳壽：《三國志》，頁901、1177。但小說和《三國志》均未提曹魏人口數量，一般史學家引用南朝梁劉昭為晉司馬彪的《續漢書·郡國志》作注的說法：「景元四年（263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用此魏蜀合計人口減去蜀國人口即為魏國人口。轉引自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37。這些數字並不可靠，葛劍雄指出因為世家豪族蔭附戶口、屯田生產者、兵家和吏家人口、少數民族中的許多人口沒有被計算在國家編戶之內。但具體人口數字不屬於本文研究範圍，從三國對比的角度來說，蜀被魏滅時人口低於魏、吳被晉滅時人口低於晉，是大體上沒有爭議的。

田，鷄犬之聲，阡陌相屬」。²³ 中原地帶恢復後的經濟繁榮為司馬氏的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毫無疑問，北方在西晉之前一直是中國經濟的重心，西晉滅亡時衣冠南渡，安史之亂後唐朝仰仗江南稅賦，長江流域經濟逐漸趕上黃河流域，大約到兩宋時才完成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²⁴ 雖然南移於何時開始、何時完成尚有爭議，但在三國時代，特別是曹魏後期，若說黃河流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最有生產力儲備去支持連年戰爭的地區，是沒有多少爭議的。

從綜合實力來看，三國時代並非表面上的三分天下，而是一強二弱。由此觀之，最後統一三國的是立足於中原地帶的承魏之晉，這不是權謀可以改變的趨勢，而是北方實力壓倒南方的結果。誰不想做北方的主人呢？劉備想佔據中原，他從徐州牧起家，但終究無力，只能東奔西突，先在赤壁之戰後搶佔荊州，最後還是守不住，只能在西蜀建立根基，實際上被擠出中原核心地帶；孫堅也希望留在北方，他曾討伐董卓，但同樣無力在中原站穩腳跟，只能以傳國玉璽向袁術換取一線生機，往江東發展，從此遠離中原。唯有曹操做到了統一北方，靠著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兵多糧廣、疆域寬闊，發展了最強的實力，為後來的西晉統一天下做了多方面的準備。我不是說勝利者只能是實力強大者，而是想強調，相比起權謀，靠實力致勝常見得多。

不過，小說沒有完全依從實力強大的北方政權一統天下而展開，因為這樣寫太無趣了，而是虛構了大量權謀，突出諸葛亮及其代表的劉備集團如何以弱勝強，以匡扶漢室，讓實力決定命運這個過程變得曲折、反復（但並非停止）。小說寫了諸多計謀，最用心寫的就是劉備集團特別是諸葛亮的權謀，陳文新觀察到：

「與寫曹操、郭嘉、荀彧、賈詡諸人用計從來不用懸念手法形成對照，《三國志演義》寫諸葛亮用計，則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製造懸念的機會。其方式有二：一為錦囊妙計；二為如此如此。目的是將讀者蒙在鼓裡，使他們對於事件的變化產生應接不暇的驚奇感，從而對諸葛亮的神機妙算產生格外深刻的印象」。²⁵

所以，讀者會覺得諸葛智計令人驚嘆，但曹魏智計却平平無奇。最明顯的例子是空城計，寫得跌宕起伏，驚心動魄，讓讀者又驚又喜，從感情上便會覺得劉備集團轉敗為勝，但實際上空城計只是逃跑時的小伎倆，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整體上是失敗而歸。因此，空城計是諸葛亮的權謀，也就是「間接權力」，雖然空城計本身成功了，但並不

23.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785。

24. 如張家駒提出，「古代我國經濟重心原在北方，通過晉、宋兩個王朝的南渡，以及兩朝中間的一個發展階段，我國封建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逐漸轉向以至全部南移」，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154。錢穆亦指出，安史之亂後，「肅、代中興，即靠東南之財賦，自此唐政府始仰東南財賦維持」；從五代與十國的對比來看，五代在北方，共五十四年，就有八姓、十三君，而南方十國比較氣運長，「自此之後，南方社會，逐漸漸跨駕到北方社會的上面去……與三國、南北朝相異也」。錢穆：《國史大綱》（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555、564。

25. 陳文新：《明清小說名著導讀（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31。

足以扭轉蜀漢政權因為實力不足而在第一次北伐中敗逃的命運。總體來說，小說沒有修改歷史上大多數時間以實力定天下的定律。周先慎一針見血地指出小說的為難之處：「劉備集團興起最晚而衰敗最早，且在三國中力量相對較弱，這是歷史事實，是寫歷史小說的作家不願意看到却又無法改變的」。²⁶於是，我們看到，小說中的諸葛亮、姜維十幾次北伐終成空，蜀漢集團亦是三國中最先滅亡的，這師徒兩人計謀頻出，終究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魏蜀實力有異。小說固然渲染了他倆的計謀，然而，小說更用一句話畫龍點睛，提醒讀者蜀國實力羸弱：在第一百十三回，吳派薛瑒訪蜀，薛瑒回來報告蜀國情況：「經其野，民有菜色」。²⁷可見，小說一方面渲染權謀，令情節變得曲折、諸葛亮的形象更鮮明，但亦追隨實力決定三國命運的暗線。

另外，小說中其他很多騙人的智計，仔細一看其實是實力較量被包裝成權謀。比如荀彧為曹操獻計「二虎競食」令劉備和呂布自相殘殺，「密與一書，教殺呂布」，²⁸結果劉備把曹操所送密書給呂布看了，謝絕了曹操的提議。荀彧此時又獻計「驅虎吞狼」，讓劉備去打袁術，呂布會起異心奪了徐州。看到這段情節，許多讀者或許會佩服荀彧智謀多變，一計不出又生一計，不費兵力而讓劉呂袁三家互鬥，坐收漁人之利。但是，劉備為什麼會拒絕「二虎競食」而甘願被「驅虎吞狼」呢？他並不是傻子，第一次曹操只給了他密函，第二次曹操是正式「明詔劉備討袁術」，以漢獻帝的名義著他起兵，所以，劉備對糜竺坦承：「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²⁹這表面上是曹操算計劉備、曹操使用「間接權力」，但實際上，劉備看破了曹操的計策，並不是被此計策欺騙而起兵，而是迫於曹操的「直接權力」之威懾。曹操此處的「直接權力」來自兩點，其一是以皇權的名義發矯詔，劉備自詡為皇叔便不能公然違抗聖旨，其二是曹操集團綜合實力強大，當時還在依附曹操的劉備萬萬不能抵禦。曹操已經兩次要求出兵，劉備可以婉拒第一次，哪敢推脫第二次？小說把實力包裝成計謀，可提升其觀賞性，但某些論者把「驅虎吞狼」列為《三國》智計之一，號召讀者學習其智慧。³⁰這恐怕就是一葉障目、本末倒置，未能看清這段情節表面上是「間接權力」得逞實際上遵循「直接權力」的複雜性。

權謀的兩大特徵是不誠實和只是一種「間接權力」。這一節詳述了「直接權力」如何比「間接權力」更能左右人與事的命運，是權謀背後的真正推手，已經部分解構了權謀神話；下一節將分析不誠實如何進一步削弱了「間接權力」的效果。

26. 周先慎：《明清小說（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1。

27.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932。

28.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119。

29.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120。

30. 李炳彥、孫毓：《說三國話權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頁25-26。

四. 《三國》權謀：「間接權力」憂患多

權謀因為建基於不誠實，便注定要蒙上道德汙名。周汝昌、黃鈞、劉再復這一路數的道德批判雖然偏激，卻不無道理。愛用詭計的人，即使得逞，也不能讓人真正信服。所以，小說雖然在一方面嘲諷了呂布的無謀，但亦在另一方面寫陳宮罵曹操「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險」，³¹ 這是在說呂布比曹操誠實，陳宮因此甘心跟隨。即使好像諸葛亮這位小說最不遺餘力去歌頌的英雄人物，也因屢次用謀而免不了被人質疑其道德水準。胡適便覺得小說過分渲染諸葛亮設計三氣周瑜這一情節，「把諸葛亮也寫成了一個奸刁險詐的小人」；³² 浦安迪亦認為諸葛亮「偽善」，有時甚至「冷酷凶險」，比如對自己陣營中的張飛和關羽也多次設計操控；³³ 雖然毛宗崗為諸葛亮辯護——「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于道」，³⁴ 但劉再復恰恰針對此點反駁道：「手段與目的是不可分段的結構，沒有手段黑暗的光明目的，也沒有偉大目的下的卑鄙手段」。³⁵ 劉再復對諸葛亮知道周瑜死時先笑然後表演哭喪的行為極為貶斥，說是「人格分裂到極點、真誠喪失到零點的偽智慧」。³⁶

正如第二節說過的那樣，道德批判只佔據了道德的高地，却難以深刻，也很難說服許多人放棄對權謀的或敬或畏。畢竟，每個人都很難每時每刻都享有「直接權力」，為了走捷徑，有些人是等不到提升實力便急於施展權謀的。那麼，權謀的實用價值是否如人們敬畏的那樣厲害呢？

權謀在實用價值上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容易低估對方的智商，而在現實生活中，騙人絕非易事。騙術寫起來相當精彩，往往能激蕩讀者情緒、製造激烈衝突，但已有不少學者懷疑過《三國》中多處成功的權謀不合邏輯，低估了被騙者的智商。比如，赤壁之戰諸計為什麼能接連成功？因為曹操的智商被嚴重低估，周先慎便發現了一處漏洞：

「關澤獻書時曹操表現的是那樣的機智而保有高度的警惕，可是在蔣幹第一次過江中計之讓曹操吃了大苦頭，實踐已經證明瞭蔣幹不過是一個草包，根本不是周瑜對手的情況下，曹操却又第二次派他過江，顯得那樣愚蠢而又麻痹大意，就讓人不可理解了」。³⁷

這次低估是為促成孫劉集團妙計的實施，強化了周瑜、諸葛亮等人智計過人的聰明形象，卻也太違背常識，也讓曹操這個人物形象崩壞了。在十常侍、董卓、李傕郭汜

31.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169。

32. 胡適：《〈三國志演義〉序》，陳其欣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6。

33. 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429。

34. 羅貫中著、毛宗崗評點：《毛批三國演義（下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53。

35. 劉再復：《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頁245。

36. 劉再復：《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頁235。

37. 周先慎：《明清小說（第二版）》，頁43。

之亂後，歷史上的曹操迎獻帝，不僅戰勝了出身顯赫的袁紹，還擊敗了東北的烏桓、西北的軍閥。漢學家張磊夫讚道：「兩者都是出奇制勝、激動人心的戰爭，但這些戰役的光芒常常被他在長江中游赤壁之戰的失利所掩蓋……實際上，南北分立的根源是人口的變化——南方的人口現已足以與北方分庭抗禮」。³⁸ 如此人物，就算再驕傲，怎麼能兩度犯下同一個低級錯誤？再如大名鼎鼎的空城計，有學者指出其美而無用：「孔明空城計，不得已而為之。而司馬懿可以射箭，可以包圍，完全可以不中孔明之計。但從塑造人物性格來說，確有出色的筆墨」。³⁹ 這種說法很公允，司馬懿有疑懼很合理，望風而逃則顯得太膽小、愚笨了。歷史上的司馬懿何等厲害，他加入曹操集團的時機晚了，但苦心經營，在七十歲時冒奇險發動高平陵之變，「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放棄攻擊曹爽府這樣顯而易見的目標，轉而把有限的力量集中於武庫、司馬門這樣最富價值的要衝之地，鋌而走險，奮力一擊，改變了歷史的走向」。⁴⁰ 精明如斯，會被嚇跑？我們理解小說用司馬懿的失敗來襯托諸葛亮高大的形象，但不宜高估這次空城計的有效性。

其次，作為「間接權力」的權謀，即使在當時成功欺騙了對方，往往也不能長久，只能取得短期利益。有時，敵人在被騙時雖然困惑，但可能過了不久就清醒過來、加倍報復。第四回「謀董賊孟德獻刀」是一個典型例子，許多讀者可能只看到曹操隨機應變、有勇有謀，但呂布和董卓都不是傻子，他們反應過來之後馬上追捕曹操，曹操在出逃路上被陳宮手下所擒，如果不是陳宮相救，曹操休矣。即便是權謀使用者用精心設計的騙局打敗了敵人，取得實際利益，但同樣的騙局在第一次使用時最為奏效，在之後的較量中易被識破。比如，浦安迪指出，「詐降、偽造信件、送假情報以及諸如美人計、反間計或苦肉計等等——所有這些多得似乎都要達到喪失任何欺騙作用的地步」。⁴¹ 「詐降」這一「計」尤其被小說濫用，既讓小說變得乏味，又暴露了「間接權力」因屢次被使用而效用大減、風險驟升：曹操在下邳招納關羽、在並州打敗高幹，用詐降計而得逞，但他派蔡中蔡和去東吳詐降卻失敗；趙雲打桂陽，對方詐降失敗；孟達投降曹丕，被懷疑是詐降而不被信任；高定、孟獲之弟、鄭文詐降諸葛亮，均被其識破而失敗……可見，小說一方面倚重權謀情節，卻在另一方面也寫出了詐降因為被濫用而成功率不高這一事實。

再次，權謀能騙到人，需要使用者施展極為精湛的演技，一旦表演出現漏洞，會落入極其危險的境地。比如，小說在劉備出場時點明他「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⁴² 把他定義為城府極深的一流演員。但就算是他，也有因為心虛而出錯、差點喪命的時候。第二十一回，劉備秘密參與「衣帶詔」計劃，想殺曹操，却天天在後園親自種菜，以為

38. 張磊夫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3。

39. 李修生、趙義山：《中國分體文學史·小說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41。

40.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06。

41. 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443。

42.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3。

韜晦之計。劉備不僅欺騙曹操，居然也連兩個結拜兄弟也一齊騙了——當關羽、張飛眼見他天天種菜，不留心天下大事，因而加以詢問，劉備只說「此非二弟所知也」。⁴³ 曹操召見劉備，煮酒論英雄，劉備扮豬吃虎，列舉袁術、袁紹、劉表、孫策、劉璋、張綉、張魯、韓遂等擋箭牌，都被曹操逐一否決，最後曹操拋出一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⁴⁴ 當時，劉備拿在手上的筷子也嚇掉了。小說寫適逢天雷陣陣，所以「將聞言失箸緣故，輕輕掩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⁴⁵ 學者常常讚這段情節中的劉備以權謀求得脫身，如沈伯俊讚劉備「借雷霆之威掩飾震驚之情，可謂隨機應變」，⁴⁶ 又如譚洛非也說「這正是劉備適應環境、靈活機智的表現」。⁴⁷ 可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劉備此處可能是演技疏漏差點導致喪命，如果不是恰逢天雷，劉備如何掩飾跌掉的筷子？試想，劉備有帝王之志卻要裝成胸無大志，想殺曹操卻要裝成尊敬服從，連兩個結拜兄弟都要瞞過，其心理壓力太大導致表演失敗，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見，不誠實為使用者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對演技要求之高，非一般人可以做到。小說雖然渲染權謀，卻也不忘書寫權謀的這點憂患，但此處過於依賴巧合，轉移了讀者的視線，讓人難以注意到「間接權力」的高風險。

很多人沒有劉備那麼幸運，他們因為演技不精，被自己設計的權謀累死。當曹操勢大，漢獻帝及其伏皇后通過宦官穆順偷偷聯繫國丈伏完謀殺曹操；當司馬師勢大，曹芳及其張皇后請國丈張緝聯合李豐、夏侯玄密謀殺司馬師，兩次密謀，都因為演技太差而暴露、失敗，最後死傷無數、血流成河。第一次，宦官穆順把密函藏在頭髻中，誰知道路遇曹操，不過穆順對答如流，並無破綻，但卻因為一陣風起，帽子被刮落，撿起來重新戴上的時候，因為心虛而戴倒了，被曹操懷疑，叫手下搜他的頭髮，找到了密函。曹操大怒，亂棒打死伏皇后，鳩死其二子，把伏完、穆順宗族二百餘口全部斬於市。多年以後，司馬師也是當面與李豐、夏侯玄和張緝對質，李豐也是因為演技出現疏漏，被司馬師發現破綻。結果這三個人被腰斬於市，三族盡滅。小說兩次寫演技疏漏導致血流成河，體現了施展權謀並不是想像中那麼輕鬆灑脫，而是隨時危如累卵，一絲破綻足以滿盤皆輸，非一般人可以駕馭。可惜，這些失敗的權謀卻很少引起人們的重視。

最後，「間接權力」對使用者的自信和安全感的侵蝕也不容忽視。「直接權力」可以幫助累積聲望，增強自信，樹立強者形象，在將來的對決中還可能令敵人聞風喪膽、不戰而退；反觀「間接權力」，因為不誠實，「如果事後被發現，便會被視為羸弱、咄咄逼人、偷摸鬼祟」，⁴⁸ 非但不能累積靠實力而獲得的聲望，還可能遭人鄙視。這種負

43.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180。

44.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181。

45.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182。

46. 沈伯俊：《你不知道的三國》（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年），頁45。

47. 譚洛非：〈歷史、道德評價的悖理與傳統文化心理〉，載譚洛非、沈伯俊、高顯齊主編《〈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22。

48. Irene H. Frieze, Jacquelynne E. Parsons, Paula B. Johnson, Diane N. Ruble and Gail L. Zellman. *Women and Sex*

面的心理後果不容低估，使用者很難發展出自信，甚至失去安全感，進而懷疑自己的能力。在《三國》中，靠實力出名的人物，往往既自信，又讓人尊敬，在很多時候震懾敵人、不戰而勝。如趙雲在長阪坡單騎救主，一舉成名，之後隨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雖然年老，但實力和威名仍在。曹魏集團諸人均對其畏懼，「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趙雲大喝一聲，「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蜀軍退回漢中，諸葛亮驚訝地發現，己方各處都兵將敗損，唯有趙雲不折一人一騎，原來這是因為「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⁴⁹ 這是直接權力帶來自信和威望、從而不戰而勝的正面例子。

同時，小說也寫了因為用謀從而侵蝕自信和安全感負面例子，這說明小說對權謀的描寫並不像前人研究吹捧或貶斥的那樣片面。也許是為了尊劉抑曹，小說巨細無遺地描寫了曹操疑神疑鬼、失去安全感的諸多情節。小說第一回在曹操出場時就評論他「有權謀，多機變」，寫他小時候詐病鬥倒叔父，領兵時又計殺王垕，騙士兵望梅止渴，可謂老謀深算。到了晚年，曹操越來越多疑，越來越沒有安全感。先是睡不著覺，被子掉了，近侍幫他撿起來，他却拔劍斬之，還不想承認自己因為怕被害而濫殺無辜，假裝夢遊，却被楊修識破，然後在打劉備的過程中陷入戰爭僵局，又被楊修識破，怒斬楊修，可沒多久又命人收屍厚葬。可謂反反覆復，神經兮兮，安全感跌落谷底。最荒謬的是，華佗來為其治病，他竟然懷疑華佗與關羽勾結報仇，就這樣殺害了一代名醫。他和關羽有舊，還不瞭解關羽不善用謀嗎？劉再復即便痛批《三國》是一個假人國，也讚揚關羽「把感情原則放到利益原則之上」，表現出難得的真誠；⁵⁰ 而曹操居然連整部小說中最真誠的人也要懷疑，這就淋漓盡致地折射出他長期用謀，削弱了自信和安全感，才覺得全世界都想騙他、害他。最後，小說寫他臨死之前，出現了幻覺，他之前殺的人「全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⁵¹ 群臣建議設醮修禳，曹操竟對生命喪失信心，不允設醮。之後，曹操為自己立了七十二座疑冢，其自卑而毫無安全感的心態暴露無遺。小說寫曹操的心理危機，準確地把握住了「間接權力」的弱點——越善用謀之人，往往越沒有安全感，這讓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但也揭露了權謀的實用價值從長遠來看不宜被高估的真相。

諸葛亮即使用謀不為私心，也不能避免多疑、無安全感的心理危機。比如，他偏執地認為魏延腦後有反骨。這個看法相當主觀，很多學者都為魏延叫屈，如呂思勉就以《替魏延辯誣》一文專篇論證歷史上的魏延不僅沒有造反，還對劉備集團非常重要，「先主對於鎮守漢中之任，竟不用張飛而用魏延，則魏延的將略，似乎還在關、張之上」；⁵² 周建渝解釋說小說之所以強加叛國罪予魏延，「旨在通過強化魏延的『反

Rol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309.

49.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793。

50. 劉再復：《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頁140-141。

51.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644。

52. 呂思勉：《三國史話》（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頁106。

骨』，來顯示孔明如何明鑒識人，又如何防範於未然」；⁵³ 陳俊偉認為除了有利於諸葛亮的光輝形象之外，還因為小說以並列思維渲染「五虎將」的偉大，所以美化馬超、醜化魏延，「使得魏延無論道德品格還是戰場實績，皆無法列入五虎」。⁵⁴ 可惜諸葛亮因「反骨」偏見便不信任魏延。這種不信任可能葬送了蜀軍一舉定天下的大好機會：小說寫在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拒絕了魏延提出的奇兵突襲之策，這個奇策較為符合當時雙方對陣情勢，連司馬懿後來都感嘆，如果諸葛亮用了此策，早得多時矣。後來諸葛亮在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命魏延把司馬懿誘入谷中，似乎要連魏延一起燒了。沈伯俊指出，「這些情節，把諸葛亮寫成了心術不正，坑害部下的小人，更是大大的敗筆」。⁵⁵ 但我認為，這並非敗筆，而是更深刻、全面地描寫了諸葛亮的內心世界。諸葛亮出山以來，一路計謀百出，儘管毫無私心，但畢竟手段不誠實，常常表演，屢屢欺騙，可能背上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所以，他晚年多疑而失去安全感，陷入心理危機，從而不信任魏延，這可能是用謀者大多會被侵蝕自信和安全感的結果。試想，權謀以欺騙為基礎，他經常欺騙別人，難道不擔心有人或會來欺騙他？所以，寫諸葛亮對魏延的不信任，不一定是敗筆，也沒有削弱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的觀賞價值，反而讓這個人物顯得更為真實、立體和可信。許多著述經常引用魯迅對諸葛亮的評價「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⁵⁶ 但《三國》其實並沒有把諸葛亮完全神話，此處寫其對魏延的偏見，便很好地寫出了他內心的脆弱、多疑的缺點，令其形象更靠近常人。

這一節討論了「間接權力」因為不誠實而帶來一系列隱憂，如高風險和低安全感等，小說在渲染權謀的同時亦未迴避這些隱憂，但小說寫的這些權謀的隱憂卻並不像權謀得逞那樣引人注目。無論如何，「間接權力」的理論視角，可助我們重新認識曹操為何多疑、諸葛亮為何不信任魏延，理解人物內心世界的複雜和幽微。

結語：作為負債的權謀

我並不是說權謀一定沒有效力，這亦並非《三國》小說的權謀描寫的真實面貌。權謀既可能是資產，但更是負債。但前人研究者較少注意權謀的缺點，所以本文多從負債角度討論權謀的問題。通過引入「間接權力」理論，本文質疑和解構了權謀的實用價值，論證了它並不值得敬畏。權謀是一種「間接權力」，它是通過偷偷摸摸的方式促使某人做某事的操控手段，而不誠實天生擁有種種憂患——騙人並不容易，需要精湛演技且冒奇險，即使能把對方騙倒，也基本上只能取得短期利益，還會侵蝕自己的自信和安全感；作為「間接權力」，權謀不如地位、資源、專長、自信等實力更能影響人生和左

53. 周建渝：《多重視野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37。

54. 陳俊偉：〈「並列思維」與五虎將—《三國演義》醜化魏延的意義新探〉，《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10期（2011年），頁50。

55. 沈伯俊：《〈三國演義〉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18。

5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頁134。

右命運。最令人惋惜的是，如果我們專注於權謀，還可能壓縮提升實力的時間和資源，最終得不償失。對《三國》這樣的歷史小說來說，可以渲染權謀來提升可讀性，但歷史經驗卻不宜包含權謀，正如史學家許倬雲在《從歷史看組織》一書從歷史中總結了很多管理經驗給當代企業，卻唯獨排斥權謀：

「爲什麼謀略不重要呢？因爲謀略只有短暫的效果。許多人看《三國演義》只是看謀略，看日本幕府時代的歷史也只是看謀略，實際上這並不是真正的從歷史吸取經驗的方法。謀略或許在個人之間的鬥爭時有一時影響勝負的效應，但是謀略不會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王朝，也不會創造一個長久可用的制度，更不會在歷史或組織的發展上有長期的效應」。⁵⁷

我贊成許倬雲對謀略的實用價值的懷疑。不過，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說，權謀描寫是否是一無是處呢？呂建華雖過分看重權謀，他是這樣讚揚權謀描寫的：

「試想：一旦抽掉或削弱了形式各異、變化莫測的計謀描寫，那麼，展現給廣大讀者的頻繁戰爭將會變得多麼的貧乏枯燥？站立在廣大讀者面前的衆多人物將會顯得多麼的蒼白無力」？⁵⁸

我也不完全同意《三國》的權謀描寫有助於提升小說的藝術魅力，特別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確，赤壁之戰如果沒有那一系列虛構的權謀，將會變得貧乏枯燥，而那高度重複的七擒孟獲、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情節，如果不是穿插了火燒藤甲兵、空城計、棄糧火攻等權謀，幾乎是讀完即忘，令人懨懨欲睡。但除了讓情節更曲折之外，權謀描寫真的能讓蒼白無力的人物形象變得有聲有色嗎？根據本文的論證，恐怕未必。諸葛亮被塑造爲虛偽狡詐、冷酷凶險，難道沒有損害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積極形象？曹操的智商在赤壁之戰中被硬生生地降低，這樣的「蠢材」，如何可能是懂得「挾天子以令諸侯」、一統北方的「奸雄」？司馬懿在「空城計」中成了愚蠢的懦夫，這樣的庸才，又怎麼變成冒著全族被滅的風險、以劣勢兵力贏了高平陵之變、奠定三家歸晉基礎的傑出政治家？爲了情節曲折而扭曲人物性格，可謂得不償失。但在另一些時候，小說的權謀描寫的確有助於完善人物形象的複雜性，比如曹操連小說中幾乎是最真誠的關羽也要懷疑，才顯其內心脆弱；諸葛亮對魏延的偏見也將其帶下神壇，展示了他跟凡人心靈相近的維度。由此觀之，權謀描寫對小說的文學性有拖累也有幫助，不可一概而論，需要具體分析。

但是，《三國》真正的魅力在於，它並沒有好像大多數前人學者鼓吹或懼怕的那樣一味突出權謀的效用，而是一方面渲染權謀的效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權謀背後，都有小說對實力、對歷史規律的尊重的暗線。比如劉備接受曹操「驅虎吞狼」的要求，表面

57. 許倬雲：《從歷史看組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92。

58. 呂建華：〈談三國演義計謀描寫的藝術成就〉，《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1989年），頁117。

上是曹操權謀得逞，實際上是劉備識破曹操計謀卻迫於聖旨和曹操的軍事實力而不得不領命的結果；又如詭計多端的曹操和諸葛亮都深受不誠實帶來的心理困擾，從而多疑而少安全感，亦因此壞了許多事。偉大的小說往往寫出人與事的複雜性，《三國》的權謀描寫亦如此。不迴避實力定天下，是因為這部小說在大事上是遵循史書記載的；而用大量篇幅突出權謀的價值，但又寫出權謀的局限和隱憂，矛盾重重。究其原因，作為世代累積性小說，《三國》並不是一位作者的作品，而是幾百年來無數人的集體創作，保留了多種資料來源和書寫立場，包含了歷史記載、民間傳說到文人加工，這部小說兼收並蓄，達致衆聲喧嘩的駁雜面貌。⁵⁹ 但這種駁雜面貌是喜憂參半的，正如陳文新所說，「由此獲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當然也潛伏著比單向度小說更容易被誤解的可能性」。⁶⁰ 前人研究那水火不容的兩派，對《三國》權謀描寫或珍視或仇視，便均是誤解，誇大了權謀的實用價值。其實，不是《三國》本身留給了我們智慧或危害了人心，而是評論者、研究者沒能更全面地看到這個駁雜多聲的文本描寫權謀的全部面貌，從而進行了較為片面的理解。本文論證了權謀在實用價值上之虛弱，以及在藝術價值上的不確定性，盼能質疑權謀神話，提議更全面地認識權謀既是人生的資產又是負債，而負債的一面常為人忽略的複雜面貌。 □

59. 浦安迪指出《三國演義》的一大特色是反諷，如劉備在一出場時被定性為喜怒不形於色，但在煮酒論英雄時却驚慌失措，要靠雷聲的幫助才能掩飾其驚恐和失態，這兩處描寫之間出現的歧異很有啟發性，浦安迪把這種同一人物形象出現的正反兩種矛盾的描寫理解成為「正史和通俗素材發生歧異之處」。浦安迪：《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397；夏志清也提出，「他沒有如現代歷史學家那樣精熟和熱衷於全書的一致性，這或許是他的一個弱點。然而……羅貫中對原材料明顯地不加區別，反而最終在再現風雲變幻時達到了驚人的客觀」。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41-42。

60. 陳文新：《明清小說名著導讀（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24。